

杜甫陇右诗注析

李济阻 王德全 刘秉臣



742

I222.742
137

杜甫 龍右詩注析

修
誠
題
答



李濟阻 王德全 劉秉臣 注析

甘肅人民出版社



B140280

责任编辑：张祚光

封面设计：陈绍泉

封面题字：缪 敏

杜甫随右诗注析

李济恒 王德全 刘秉臣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190,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

书号：10096·344 定价：1.25元

内 容 题 要

杜甫陇右诗作，包括安史之乱以后，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自陕西经秦州，过同谷，入蜀途中写的大约一百二十首诗。诗人把边陲的危机、山川的形势，以及城郭村落、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都收入了雄浑健壮的诗篇中。这些诗集中真实地反映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展示了他当时忧郁悲愤、矛盾复杂的内心活动，历来享有盛誉。千百年来，一直激发着人们热爱祖国河山，关心群众疾苦的情思。

由于注析者查阅了大量地方史料，又沿着杜甫经过的旅途进行了实地考察，基本理清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杜甫在陇右的行踪遗迹，填补、纠正了前人注释这一部分诗的不少空白和错误之处。

本书征引丰富，注析简明，深入浅出，无论作为学术研究成果或是作为古典文学欣赏读物都颇有裨益。

目 录

杜甫在陇右的生活与创作·····	(1)
秦州杂诗二十首·····	(41)
遣兴三首·····	(78)
遣兴二首·····	(83)
遣兴三首·····	(86)
遣兴五首·····	(93)
遣兴五首·····	(103)
留花门·····	(111)
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	(115)
贻阮隐居昉·····	(117)
佳人·····	(119)
示侄佐·····	(122)
佐还山后寄三首·····	(123)
梦李白二首·····	(128)
天末怀李白·····	(133)
月夜忆舍弟·····	(135)
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137)

所思·····	(141)
宿贊公房·····	(143)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145)
寄贊上人·····	(150)
赤谷西崦人家·····	(152)
太平寺泉眼·····	(154)
東樓·····	(157)
雨晴·····	(159)
寓目·····	(160)
山寺·····	(162)
即事·····	(164)
遣杯·····	(166)
天河·····	(168)
初月·····	(169)
搗衣·····	(171)
歸燕·····	(173)
促織·····	(175)
螢火·····	(177)
蒹葭·····	(179)
苦竹·····	(180)
除架·····	(182)
度畦·····	(184)
夕烽·····	(185)
秋笛·····	(187)

日暮	(189)
野望	(190)
空囊	(192)
病马	(195)
蕃剑	(197)
铜瓶	(198)
送远	(200)
送人从军	(202)
从人见小胡孙许寄	(203)
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 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	(205)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 韵	(213)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219)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229)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236)
昔游	(243)
别赞上人	(247)
发秦州	(250)
赤谷	(254)
铁堂峡	(256)
盐井	(258)
寒峡	(260)
法镜寺	(262)

青阳峡·····	(265)
龙门镇·····	(267)
石龕·····	(269)
积草岭·····	(271)
泥功山·····	(273)
凤凰台·····	(275)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278)
万丈潭·····	(289)
发同谷县·····	(292)
木皮岭·····	(295)
白沙渡·····	(298)
水会渡·····	(300)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	(302)

杜甫在陇右的生活与创作

一、杜甫在陇右的生活

西行客秦的缘由

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辞去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市）。

杜甫为什么来秦州？诗人自己曾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作过这样的解释：“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这就是说，杜甫是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生计艰难，才为投靠亲友而远游的。这自然不失为他西行的原因之一，但其中也暗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结合诗人这个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来考察，就可以发现一些更为重要的原因。

杜甫西行客秦，是在弃官之后。显而易见，诗人西行之举，必然和弃官有关。对于这次弃官，《旧唐书》说：“……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新唐书》说：“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后世学者以此为据，便以关辅饥作为杜甫弃官西行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只是说对了一个方面。联系杜甫乾元元年六月至次年夏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的具体处境，

可以看出他弃官的主要原因还在政治方面。

杜甫在长安期间，与房琯等人友善。房琯为玄宗重臣，官至宰相。肃宗即位后重用新贵，排除旧臣，打击异己。房琯、杜甫自然在被排斥之列。不久，房琯罢相，杜甫又上疏为其辩护，这就更加触怒了肃宗。幸亏宰相张镐等人营救，才得免受处分，但肃宗及其宠臣对杜甫越来越不满意了。果然，杜甫很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国家政治方面的重大变化，使诗人认识到，自己从此不可能再有随侍君侧辅佐君王的机会了，这对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抱负的杜甫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既然仕非其志，诗人也就不屑苟安于一官半职。所以，政治理想的破灭，正是他弃官的根本原因。

在华州任职期间，恶劣的处境又给杜甫以无情摧折。杜甫的直接上司华州州牧郭某，是一个市侩小人，他乘杜甫降职之际，把大量沉重、繁杂的文役差事没完没了地推给杜甫，压得初来乍到的杜甫喘不过气来。对此，诗人曾作《早秋苦热堆案相仍》，隐晦曲折地表示了怨意：

七月六日苦炎热，对案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蠹，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之后，诗人曾先后两次告假省亲访友，在回家期间，偶遇的一些新交对诗人的真情厚谊，使他深为感动：“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①。看来，诗人是有意要以

此处的“人情好”，反衬华州的“人情恶”。这期间，他的一个从弟死于河间，一个弟弟在战乱中流落他乡，这都使诗人感到无限悲伤。在回华州的路上，诗人耳闻目睹的一切，更使他悲愤难抑，含着泪水写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替人民说话，向统治者发出了控诉和警告。这几次出行，使诗人受到了深刻的社会现实的教育，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看清了人民蒙受的灾难和痛苦、官吏的腐败和贪婪。如果说，被贬还只能让他深知自己政治上已经没有出路的话，那么，社会的腐败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对君王是不能抱幻想了。这是又一个使他不再愿意为官从政的根本原因。

乾元二年夏末，也就是诗人在华州任职刚一年的时候，关内大旱，造成了严重的灾荒，灾民成批外流逃难。诗人深为人民的疾苦忧虑，他感到，国政衰败，官吏残暴，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留华州作一个司功参军，任人摆布、驱使，无异于身陷囹圄，拘役自己。他不满这样的处境，决计弃官离去。他在《立秋后题》中写道：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
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平生独往愿”，反映了他向往自由，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的远大抱负；“惆怅年半百”，表明了他政治上

不得志的苦闷和忧愤；这就是说，残酷的现实，使诗人壮志难酬，希望破灭。“罢官亦山人，何事拘形役”，则十分明白地道出了他弃官的真谛。

弃官之后，到什么地方去？长安是不能去了，这一点诗人是十分明确的。东边正在打仗，当然更不能去。西边的秦州一带比较平静，他的从侄杜佐和旧友赞公也在那里，于是诗人便翻越陇坂，开始了流寓秦州的生涯。

寓居秦州

秦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唐代属陇右道，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的地区，治所即现在甘肃省天水市。杜甫来到此地时，安史之乱对这里的影响较小，从表面上看，它还保持着暂时的平静。

在秦州，杜甫大部分时间住在秦州城内，只是在后来一段时间，曾在从侄杜佐居住的东柯谷（今甘肃省天水县街子公社柳家河村）寄居过。《杜诗详注》引宋栗亭令王知彰的话说“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之居”，后世学者大多沿用这一看法，如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最初在城东南五十里的东柯谷杜佐家中作过短期的寄居”，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也持这个观点。^②这种说法和杜甫秦州诗里反映的事实是不相符合的。秦州诗《示侄佐》中说：“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秋风落”，自是深秋景象。《杜诗详注》引师氏注说：“七月秋风起，八月风高，九月风落”，杜甫于立秋后（七

月间)从华州动身西来,时至九月,对东柯谷还只是“自闻”,即听了杜佐介绍山居生活的情趣后,才萌生了去东柯谷隐居的意念,可见前往东柯谷是在秦州城居住较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了。这一点,还可以从诗人著名的《月夜忆舍弟》诗中得到证实。这首诗,有人认为写在白露节之夜,即使不在白露节,也在此前后,距华州写《立秋后题》仅一月左右时间,诗中说“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夜里能听到“戍鼓”,毫无疑问,是在秦州城内了。再以《秦州杂诗二十首》来看,这是一组较完整地记叙杜甫在秦州的所见、所闻、所感的诗作,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的,可以大体看出诗人的行踪游迹。杂诗前十二首,主要写秦州城周围景象,在第十三首诗里才写到“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显然是根据听闻预述东柯胜景。第十五、十六、十七首诗,才是诗人亲临东柯以后的作品。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杜甫初来秦州,并没有住在东柯谷。

诗人在秦州主要靠卖药和旁人周济过日子。这期间,他游览观赏了秦州的奇山异水和名胜古迹,写了许多描述秦州风光的诗篇。那世外桃源般的赤谷西崦(今甘肃天水市暖和湾西山),“香美胜牛乳”的太平寺泉水(今甘肃省天水市甘泉镇甘泉),“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的秦州驿亭(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的天水郡),“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的南郭寺(今甘肃天水市南郭寺),“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的隗嚣宫(遗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北山,俗名皇城),“楼角凌风迥,城阴带水昏”的东楼(遗址在今甘肃天

水市城东），都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一些幽静秀美的地方，还使诗人产生了长住下去的念头。

诗人在秦州结识了当地隐者阮昉，先后写了《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和《贻阮隐居昉》两首诗，感谢阮昉馈赠的盛情，称赞他志远诗佳，安贫乐道，有先祖阮籍的高风。

杜甫的旧友、京都大云寺主持赞公，也因房琯一案受牵连，被贬到秦州，住在秦州东南五十里的西枝村（今甘肃天水县甘泉镇西枝大队）。诗人到秦州后，曾满怀深情，专程去西枝村看望赞公；赞公也曾写信请诗人来西枝村卜居为邻，互相慰藉。诗人先后写了《宿赞公房》、《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记述他和赞公在异乡会面叙谈以及寻找卜居地的情景。由于西枝村阴冷潮湿，没有找到一块向阳暖和的地方，诗人卜居西枝村的目的未能实现。后来，诗人听说西枝村西面有个林木葱郁、景色雅致的山谷，又想到那里卜居。他以诗代简，写了《寄赞上人》向赞公透露了自己的心意，并憧憬着将来定居西枝西谷，与赞公来往交游的美好情景：“当期塞雨干，宿昔齿疾瘳。徘徊虎丘上，面势龙泓头。柴荆具茶茗，逕路通林邱。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但由于秦州天气渐冷，诗人无衣无食，这一愿望未得实现。然而，诗人的赞誉和夜宿，却使西枝这个小小的村庄，成了千百年来引人注目、争相问津的名地。

《寄赞上人》诗中提到的西枝西谷，是指离西枝村西面不远的一条山谷。历来注杜诗者，大多对此不甚清楚，如《杜诗详注》引卢元昌注，说“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同

谷”即今甘肃成县）。这是错误的，因为同谷在秦州西南二百八十里处，西枝村在秦州东南五十里，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杜甫和贛上人真的分住在这两个地方，是根本没有什么可能随便来往交游的。施鸿保在《读杜诗说》中对卢元昌的说法曾提出质疑，他认为，“此必西枝西别有一谷，如赤谷之类，非即同谷邑也。”施鸿保说西枝西谷不是同谷，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朱东润先生认为“杜甫在西枝村逗留一些时候，但是究竟住不下，他再找到栗亭，他想在这里可以住下了，有《寄贛上人》一首”^③。朱东润先生大概也是受了卢元昌说和《杜臆》注《示侄佐》诗“岂此时公暂寓栗亭耶？但相去不远”的影响，把西枝西谷误认为同谷县附近的栗亭了。

淹留秦州后期，诗人移居东柯谷杜佐处，虽然时间较短，但留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非常美好。《秦州杂诗二十首》中，有好几首诗描绘了东柯谷的幽姿奇趣和优美景象。在诗人笔下，东柯谷原是一个山水幽静、物产丰美、富于诗情画意的所在。饱经战乱之苦和仕途艰险的诗人，对这个桃花源般的境地十分欣赏和喜爱，产生了在这里长期隐居的思想。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写道：“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

杜甫和杜佐住处旁，有一个“平地起一凸，高三尺，大亩许，上有瀑水数十，水色白而味甘，流漓四下”^④的胜景，当地人叫做白水涧，诗人在诗中也一再写到它。由于诗人居住和描写过东柯谷，后来人们便把柳家河村称为“子美村”，把“白水涧”改名“子美泉”，以纪念这位热爱祖国

河山的伟大诗人。

秦州期间孤独寂寥的流寓生活，使诗人异常怀念云隔山阻、天各一方的亲友。他日夜怀念着流落他乡的诸弟，在《月夜忆舍弟》和《遣兴三首》中说：“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仰看云中雁，禽鸟亦有行”，表达了对手足之情的眷恋和思念。诗人还深切关注着十四年未曾见面的诗友李白的消息和命运，三次写诗怀念这位曾和自己“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⑤的生死至交。《梦李白二首》，是诗人对挚友朝思暮想，以至结想成梦的作品，写得极为真挚感人。当诗人后来得知李白遇赦生还的消息后，又欣然命笔，写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遭遇、人格和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优异成就，作了极其概括的描述和高度评价，表现了对李白生死不渝的感情。

这期间，诗人也怀念惦记着其他故友。他写了《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所思》，对郑虔年迈遭贬深表同情。诗人还以五言排律的形式，写诗寄赠薛璩和毕曜、高适和岑参、张彪、贾至和严武，表达了对往日交游生活的回忆和离别之后的深切思念，也兼述了诗人自己的流寓生活和忧国忧民情怀。

杜甫在秦州住了三个月左右，随着天气渐冷，饥寒相迫，生活更加困难，寻置草堂住地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秦州又面临着吐蕃威胁。正当诗人忧虑去向之际，同谷县令写信给他，说同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水优美，邀请诗人去那里作客。杜甫喜出望外，决计离开秦州到同谷去。他写了《别赞上人》诗，和患难与共的旧友告别，在十月的一个深

夜，收拾行装，携同家眷，踏上了赴同谷的艰险路程。

赴同谷道上

同谷在秦州西南，当时属成州管辖。杜甫取道赤谷（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七里的河谷，俗名暖和湾），开始了赴同谷的长途跋涉。途中从《发秦州》开始，到《凤凰台》结束，共写纪行诗十二首，基本上以经行先后为序。《发秦州》诗中，诗人根据同谷县令来信的介绍，满怀希望，无限欣喜地想象着到同谷的美好情景：“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在诗人心中，同谷简直是一块难得的福地乐土，在那里，再也不愁无衣无食了。

但是，启程不久，就遇见了未曾预料到的困难：“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晨发赤谷亭，艰难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⑥。旅途的艰辛，饥寒的威胁，逐渐冲淡了同谷县令书信带给诗人的喜悦，悲云愁雾又笼罩在他的心头。诗人为自己一步步远离家乡而痛心疾首，又为自己的生死命运深深担忧：“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远，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⑦。”

诗人经过古老的铁堂峡（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的天水镇张家峡和赵家磨之间的峡谷），这里四山环抱，崖壁峭立，中间有铁堂庄，对面山上有孤冢，传为三国时蜀名将姜维祖